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蜃樓志  
第十一回 羊蹄嶺馮剛搏虎 鳳尾河何武屠牛

君不見，嶺南白額恣吞嚼，豐草長林負崖嶠。  
英雄何、呂兩少年，鐵棒鋼叉紛擊搏。  
虎驚而起死相持，人虎空中互拏攫。  
錚然棒叉中虎膺，咆哮怒目光閃爍。  
片時酣鬥力不支，掉頭竟去頓遭縛。  
彼牛何似此虎凶，殘喘遊魂還振作。  
牽之上堂割之千，海瘴冤氛一清廓。

再說呂又遠、何武二人，一個提了鐵棒，一個拿了鋼叉，走出街口，尋一塊較量武藝的地方。何武道：「這裏都沒有空地，須走去二三里，一帶山崗，接連到羊蹄嶺，纔是個大寬展處，我天天去打獵的。」又遠道：「我們就多走幾步何妨。」二人上了山頭，千峰錯落，一望無涯，約有二三十里長，四五里闊。撿了平陽之處，你又我棒交起手來。那何武雖有一身勇力，卻沒有家數，敵不住又遠，丟了鋼叉，撲地便拜，說道：「小弟自恨無師傳授，恃著幾斤蠻力，終不合用，望哥哥收作徒弟，情願隨蹬執鞭。」又遠呵呵大笑道：「我那能做你師父？」

師父現在眼前，你不去尋他，卻來纏我。」何武道：「那個是師父？」又遠道：「你店中姚霍武哥哥，不是第一好教師麼？」

我們這樣武藝，三四個還近他不得。」那何武便要回去拜從，又遠道：「慌什麼，我替你說，不怕他不收你做徒弟的。昨日吃的野味頗好，我們何不尋些回去，就算你的贄儀。」何武正搔著癢處，便同他上下抓尋。約有一個時辰，轉了五六個山頭，只弄得幾個兔子，又遠道：「這七八個免兒還不夠我半飽，須得尋個大些的纔好。」正在商議，忽地裏呼呼的大風吹來，吹得那樹搖草偃。何武迎風一嗅，道：「這是虎風，他送俺酒菜來了，我們各拿家夥伺候。」話猶未畢，一隻斑斕大蟲跳至面前，照著何武只一撲，何武伶俐，躲過一邊。那虎撲一個空，何武卻盡力一叉，那虎已望又遠撲去，這叉卻打在虎背上，那虎還未知覺。又遠正要使棒，見虎兜頭撲來，他卻把頭一低，鑽進去懸胸一棒。那虎負痛，蜷轉身來，把尾巴一翦。

何武第二叉打去，這虎尾卻碰著鋼叉，何武震得兩手生痛，叉已落地，那虎的尾巴也就軟了。又遠覷得親切，又是一棒，著在腰腹之間。

那虎傷重飛跑，二人縱步趕去。只見南山來了一個大漢，大步迎來，兩隻空手，將這虎頸一把抱住，那虎用盡氣力，再也掙不開。何武大喝道：「兀那漢子，這虎是我們兩人打敗下來的，不要奪人家的行貨！」那大漢道：「原是我趕下來，原是我捉回去，怎說是你們的？」何武大怒，便要向前廝並。那漢放了虎，也便走來打架。又遠仔細一看，喊道：「不要打，你不是馮大哥麼？」那漢看了一看，也說道：「原來都是一家人。呂兄弟，你怎得到此？」當下三人各唱了一個肥喏。又遠便將去年投師，昨日回到這裏的話細述一番。

那漢道：「別後餘年，弟兄們都有了傳授，一定武藝精進了，不知我也好去投他否？」又遠道：「有什麼不好？今日這位何兄弟也要去拜從，我們一同去罷！」這人姓馮名剛，武將之後，也是鄉勇出身，慶總制曾授他千總之職，後來棄官回家，偶然上嶺閑眺的。他不但一身勇力，而且習于弓馬，廣有機謀。

當下看那大蟲，已是傷重死了。何武背著，三人一同下山。

到了何家，已近黃昏時分，只見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。

何武將死虎拖進，喊了一會，纔走出一個老媽子來，滿眼垂淚。何武問道：「那客人呢？我的爹爹、大嫂呢？」那婆子道：

「你老爹、大嫂都死了，棺木還停在巡司署後。

那強盜解到縣裏去了。」何武道：「怎麼說？」那婆子道：「我已嚇死了，不曉得仔細，二郎去問鄰居，便知端的。」何武忙到外邊去細問一回，回來告訴二人如此這般。

又遠大怒道：「怎麼賴我哥哥是盜？牛巡檢這等可惡，不殺此賊，此恨怎消！」何武道：「這賊逼死二命，與我不共戴天，我怎肯干休！望二位哥哥助我一臂之力。」馮剛道：「二位不可造次。他草菅人命，誣良為盜，我們可以向上司衙門說理申冤。倘我們竟去殺了他，這強盜不是弄假成真了？」又遠道：「這些貪賊官府，那一個不是官官相護的？誰耐煩與他說話！馮大哥不去，我們兩人去了來。」馮剛忙勸住道：「現據方纔的說話，牛巡檢不在衙中，去也無用。」二人道：「他不在家，且先殺他一家，暫時出氣，遲日再去殺他。」說罷，何武便去拿了兩口刀來，決意要去。馮剛拗他不過，只得說道：「就要殺他一家，此刻還早。我也不好袖手旁觀，且吃了飯，我們三人同去如何？」何武撇了刀，翻身拜謝。忙走到裏邊，同這老婆子一齊動手，頃刻間擺上虎肉。又遠氣忿忿地酒都不吃，盡管裹飯。馮剛歎道：「呂兄弟最喜飲酒，今日生了氣，酒都不飲，真好義氣朋友。」三人一陣的吃完，早已三更初了。

馮剛拿了鐵棒，兩人各執腰刀，來到署前。馮剛道：「牛巡檢無惡不為，我與呂兄弟也曾受過他的狗氣，就殺他一家也不為過，但我們須要小心。呂兄弟從旁邊進去，殺他外邊的男人；何兄弟從後邊進去，殺他裏面的女人；我把宅門，擋住外路的救應。辦完了，都于宅門口取齊。」二人應了。

何武便轉至後門上屋，跨下天井，寂無人聲，心中想道：「必須尋出個人來，纔好問他家房戶。」側耳細聽，覺得左邊有人聲響，因走至那邊，卻原來是後牆，聽不清楚。因輕輕的又上了屋，到了前邊跳下，見靠南兩扇大門，半開半掩的。這裏一帶六間房子，分為兩院，腰門也開著。何武走至那說話的地方，還有火光射出，聽得裏邊有男人口氣，低低的說道：「我多時不進來弄你，這個東西又緊得多了。」那女人道：「虧得爹爹解盜去了，纔有這個空兒。」那男人道：「今日的事，有些冤枉。那何家的媳婦，好個標致模樣，硬斷他官賣，可惜跳河死了。假如你我的事破了，你不要官賣嗎？」那女子道：「不要亂嚼，他是百姓，我是千金小姐，如何賣得？就是爹爹知道，也要裝體面，不肯難為我們的，你盡管放心！」一頭說，底下嘖嘖的亂響。

何武大怒，搶步進房，喝道：「狗男女，做得好事！」燈光下明亮亮的照著那男子，「擦」的一刀，頭已落地。那女子赤條條，白羊也似的跪在地上，磕頭道：「奴原不肯從他的，因這小子再三哀懇，奴一時錯了主意，依了他。奴聽憑你要怎樣，饒了我一命罷！」何武笑道：「我倒認真審起姦情來了，賤淫婦，你且實說，與他偷過幾次，幾時起手的？」那女子道：「奴再不敢說謊。去年六月，爹爹上省去了，奴在天井裏乘涼，與他偷起的，共睡了二十一夜，爹爹回來就不能進來了，今日不過第二次。」何武道：「你這宅裏共有多少人，房戶都在那裏？說個明白，我便饒你。」那女子道：「一個母親、一個姨娘與三歲大的小兄弟，房在東首；這裏對門住著妹子，通共三個丫頭。」何武不待說完，早將他一刀殺死，想道：「這牛賊的小女且不要管他，先去殺了老乞婆再處。」即走過東首來。先走進西邊房內，床上問：「是何人？」何武應道：「是你老子！」揭起帳子，只一刀，殺死大小兩個。

轉到東邊，趨開門進去。這奶奶聽得喧鬧，已起來叫喚丫頭，何武撲面一刀，料也未必肯活。桌上點著燈，放著幾封銀子，何武道：「這些賊銀，且拿去買酒吃。」走出房門，兩個丫頭叫喊，也各人賞了一刀。

那又遠已從外邊殺進，何武道：「你的事妥了麼？」又遠道：「不過六七個人，直得甚殺！」何武道：「我也只剩了他一個小女兒，暫饒了他，留些有餘不盡罷。」二人一同出來，只見馮剛提著鐵棒，靠門站著。又遠道：「我們的事都辦完了，出去罷。」

馮剛道：「我並未遇一人，卻不爽快，那衙役們等與我們無甚冤仇，還是越牆而去罷。」三人跳過牆來。

回到何宅，馮剛道：「此處不可久居，二位且同到我家暫住。」又達道：「何兄弟，你的氣已透了，只是姚哥哥解到海豐，未知生死，須要設法救他。況且你我做了此事，將來一定干連到他身上。馮大哥須替我出個主意。」馮剛道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我們還當到海豐去劫他出來，另尋安身立命之所。」

又達拍手道：「好大哥，我們今夜就去。」馮剛道：「海豐雖然小縣，有城郭溝池，有一二千人馬，比不得鵝埠地方。呂兄弟，你休辭勞苦，連夜趕至平山，約齊了眾兄弟到來，我同何兄弟暫躲一天，晚上這裏會集。」又達道：「大哥計較得是。我此刻就去，明日三更准于此地相會。」何武道：「呂哥哥須吃些酒飯，纔好動身。」又達道：「我哥哥在獄，望眼欲穿，此刻非吃酒的時候，你拿大碗來，我喝了幾碗就走。」真個一口氣吃了四五碗，提了鐵棒，灑開大步飛奔而行。

到日出東方，已到王家門首，大海正做買賣，見又達走來，出檯接住，說道：「五兄弟，為什麼這等來得快？敢是被哥哥攆了麼？」又達便將前後的事說了一遍。大海道：「既是哥哥有難，我們理當救應，幸得眾弟兄還未散去，你且吃些酒飯，我打發人去邀來。」又達飯未吃完，為人已到。聞了又達之言，一個個拍案大怒，說道：「我們就此起身。」尤奇道：「眾弟兄不須性急，我們此番舉動，是捨身拚命之事，須要算個萬全。

弟兄們也不可一時高興，到後來翻悔。」眾人道：「我們又沒有千萬貫家私，有什麼捨不得？只要救出哥哥，有藏身的地方固好；假如沒有，一直下海去了，豈不暢快！」尤奇道：「既是弟兄們同心合意，如今先將各人的家口聚在我家，著蔣兄弟料理看守，俟我們有了定局，悄悄地來迎。我們各家的僱工夥計，願去的同去，不願去的聽憑自便。」當下計議已定，除蔣心儀與四五個閑漢看家外，八個好漢，領著十二個勇壯夥伴，吃飽了飯，各藏暗器起身。

卻好三更，到了鵝埠。馮剛、何武已在門首探望多時，一見大喜，同至堂中，打圈兒作揖就坐。何武開談道：「小弟自愧無能，以致父親自經、姚師父陷獄。今幸眾豪傑幫助，自然撥雲霧而見青天，但未知計將安出？」尤奇道：「姚哥哥係弟輩恩師，理當誓同生死，只是連累著馮大哥，此事還祈馮大哥定奪。」馮剛道：「我與秦述明大哥、曹志仁三弟雖同時受過職銜，他二人已佔住軍門嶺落草去了，只我困守家園，還無出頭之日。眾弟兄的師父，就同我的師父一般，理應赴救。我已經與何兄弟商議，先要設了盟誓，再打算往海豐。」眾人都道：「馮大哥主見極是。快排起香案來，一同拜告。」那何武已預備了三牲禮物，紙馬香燭之類，韓普寫了疏頭。王大海道：「姚哥哥雖不在此，須要上他姓名，料無翻悔的。還有一個蔣兄弟，在家看守家小，也須寫上。」馮剛道：「這纔是心交的朋友！」那韓普粗有幾句文理，寫道：維年月日，姚霍武、馮剛、尤奇、王大海、呂又達、許震、蔣心儀、褚虎、谷深、戚光祖、何武、韓普等，謹以香燭庶羞之物，昭告於過往神明之前曰：雅歌伐木，易象同人，惟性情同二氣之甄陶，故朋友補五倫之缺陷。某等仗此心堅，恥其姓異，或籍東萊，或居粵嶺，既一海之遙通；或誇宦貴，式隸編氓，幸寸衷之吻合。羨關、張之同死，陋管、鮑之分金，刺血聯盟，指天設誓，有神不昧，尚鑒其忱！

眾依次拜畢，焚了疏頭，各刺臂血，和熱酒分飲一杯，然後入席飲酒。馮剛道：「我們這許多人，日間不便行走，趁今夜醉飽，分作水陸二路，同至我家取齊，明晚進城行事。」

又達道：「橫豎是夜裏，何不一路同走，還鬧熱些。」馮剛道：「呂兄弟，你不曉得，這為首的罪魁，是鵝埠司牛藻，卻饒他不得。我們昨晚殺了他一家十三口，他今日得了信，自然連夜趕回，如今分了兩路，他就逃不去了。」又達道：「好大哥，真個算得到！」馮剛道：「呂兄弟，你是認得我家的，你同尤、何、王、許四位，領著眾人走水路，我們五人走旱路，如何？」又達道：「很好！」何武道：「小弟還有一事相煩：眾位哥哥，錢典史那廝也饒他不得，況且他家有數萬之富，拿來也充得糧草。」馮剛道：「也好，只是恐怕牛巡檢走過了。我們著三兩個把住街口，其餘都往錢家去來。」當晚，眾人酒醉飯飽，各拿兵器，一擁出門。這錢家有多大本領，不消半個時辰，殺個乾淨，搶個精光。其有鄰居聽得喧嚷，出來救護者，都被眾人嚇退。陸續到了街口，已交五鼓，牛巡檢卻還沒有回來，即分作兩路迎去。

又達等到了河邊，卻有三隻小船繫著，船上無人，就跳上了船，叫夥計們推著走。原來這鳳尾河二十餘裏，兩岸都是高山，這水不過一二尺深。使不得篷、搖不得櫓，又無從扯纜，所以只好推著走。一直走到渡頭，卻不見有牛巡檢的船隻，又達等只道他從旱路去了。正要上岸，聽岸上人嚷道：「那不是有船來了麼！」何武遠遠望去，卻見十數個人擁著一乘轎子，轎中卻好正是老牛，便告訴了又達，兩人便要上岸去拿他。

尤奇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此時天已大亮，來往人多，我們在此殺人，豈不招搖耳目？這馮大哥家就住不成了，怎好去救哥哥？不如權且寄下這顆狗頭，將來原是我們囊中之物。」又達倒也罷了，這何武仇人相見，分外眼明，忿忿地怎放得過？尤奇等再三勸往上岸起程，只見一個差人走至轎前，不知說了些什麼，牛巡檢便叫：「快快拿來！」即擁上七八個人，來扯又達、何武，二人便隨著差人來到轎前。牛巡檢問道：「你這小子是何阿武，那一個是何人，可是姚霍武一黨麼？」二人還未開口，那差人稟道：「老爺不必問得，前日小的去拿管氏，何武推了小的一交。這黑臉大漢同姚霍武一同坐在他家的。」牛巡檢道：「你這兩個該死的囚徒，既係盜黨，本司一家十三口，一定是你們殺害的了。快與我鎖著，回衙細審。」衙役正要鎖他，又達兩手一推，紛紛跌去。何武便搶進轎裏，將牛巡檢一把抓出，挾了便走。尤奇等見勢頭不好，各拔刀向前。衙役們擁來，尤奇大喝一聲，砍翻兩個，又達攆死一人，王大海也殺死了一個跟班。

嚇得各店關門，觀看的眾人躲避。何武挾了牛巡檢，說道：「眾位走罷，不要理他了。」眾夥計扛著錢家的銀兩，又達領路在前，尤奇等在後，一路往東而行。牛巡檢在何武腰間大喊救命，又有幾個差役，同著一班地方百姓追來。

尤奇喝道：「我們奉軍門嶺秦大王之命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只要巡檢司牛藻一人，你們不要討死！」許震抽箭搭弓，射死了一個，方纔退去。

走不到三里，已至馮剛家內。這馮剛原是有根基的人家，家中房子高大，後槽養著四五匹好馬，有十三四個家人，二十餘名莊客，七八個馬夫，弓箭刀槍，無一不備。

眾人來至中廳，馮剛等已到多時了，大家相見。何武將牛巡檢放下，已挾得半死。馮剛問是何人，又達道：「大哥難道不認得了？這位就是鵝埠司牛老爺，我們順路請來的。」何武將他剝得赤條條的綁在柱上。眾人坐下，將方纔的話細述一番。

須臾，酒菜上來。何武拿著一把尖刀，指著牛巡檢喝道：「牛藻，你這狗男女，你在鵝埠詐人害人，我何老爺都不來管你，你為什麼得了錢典史三十兩銀子，就要誣我嫂子為奸？一連逼死二命，陷害姚二老爺，還要拿我？今日被我拿來，有何理說？」

牛巡檢哼道：「總是我的不是，懊悔嫌遲，只求何老爺饒了我這條老命，自後洗心做官，便是天恩了。」何武道：「你誣我嫂子為奸，那知她貞烈自盡；你家大女兒與小子通姦，你可曉得麼？」牛巡檢道：「實在不知。」又達跳起來道：「這樣鱗龜，兄弟與他說什麼閑話，早些結果了他，與我們省口氣罷！」何武道：「牛藻，你須聽著，錢典史帶著許多花邊錢，在前途候你，你快趕一步尋他去吧。」將刀向他胸前一劃，鮮血斜噴，早已劈成兩半，心肝五臟淌將出來。馮剛叫人收拾過了。何武拜謝各人，然後入席飲酒。

王大海道：「何兄弟大仇已報，只是姚哥哥的事，馮大哥作何商量？」馮剛道：「不要慌，我已著人進城打聽去了，待他回來，我們纔好陸續前去。只是救了姚哥哥出來，此處料想不可安身，還須商量一條長策。」尤奇道：「小弟也仔細想來，下海終非善計，既是秦、曹二兄在軍門嶺駐紮，我們何不逕去投他？」馮剛道：「此計亦不很妥。我們自然可去，據眾兄弟說，姚兄長何等英雄，他未必肯寄人籬下。我看這羊蹄嶺綿延四十餘裏，是海、陸二縣的咽喉要路，只須數百人守住，整萬人也飛不過去。我們翦其荊棘，驅其豺狼，盡可安身立命。」

眾人道：「此計大妙，我們都聽大哥指揮。」馮剛道：「我是一勇之夫，武藝又不精熟，不過住在這個地方，熟悉情形，所以

偶作此想，將來須要候姚兄長出來定奪。但是目下起手的人，也就很少，跟眾位來的不過十餘人，連我家中，還不過五十餘人，做得甚事？我也想來，這嶺西五六里路有個宏願寺，寺中住持大和尚叫作空花，也有十分本事，手下徒弟共有二百多僧，都是動得手的。這空花姦淫邪盜，無所不為，因他交結官府、出入衙門，人都沒法拿他。況且寺中大富，我們只要殺了空花，降了他徒弟，收了他錢糧，就可做得基業。」一席話說得眾人手舞足蹈。大家說道：「馮大哥直是一位上好軍師，我們拱聽號令。」過了下午，馮剛的家丁飛馬而回，走進來稟道：「海豐縣昨日接了牛巡檢一門殺死之信，將姚老爺打了一頓，仍舊寄監。今日又得了途中劫去巡檢、殺死家人衙役五名及錢典史舉家被殺之信，公羊生即吩咐四門嚴緊盤柵。因營裏巡海未回，城中兵少，大約兩三日內，就有官兵下鄉巡察的。」馮剛道：「眾兄弟不可稽遲，趁他兵馬不多，人心惶惑，我們纔好行事。」因叫又達、何武、尤奇三人進獄，許震、王大海去殺守城兵卒，即守住城門，褚虎、穀深擋住文衙，自與戚光祖去擋武衙，韓普領眾家丁在城外接應：「二更爬城，三更動手，都于文廟取齊，一同殺出。口中都掛著軍門嶺旗號。不可亂殺平民。」眾人各遵了令，結束起程。

下回便見。